

知味

莼菜

◆ 韩红军

按叶柄颜色不同,莼菜有青梗、白梗和红梗之分。白梗和红梗为近年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可食用、可养禽、可制糖,亦可盆栽以供观赏。其中的青梗莼菜在国内种植历史最为久远、区域最为广泛。因其叶肥质厚,在四川、广东等地又有“厚皮菜”“猪菠菜”之称。

在豫北农村,青梗莼菜是家家户户夏天餐桌上的当家菜。那时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爷爷在村头的责任田里辟出了一块菜园。每年春末,爷爷便会把这垄地先施上农家肥,用铁锹翻一遍,再浇一遍透水。地面润干,用铁耙松土,之后在不同的地块里栽上豆角、茄子、西红柿。最后总会忘记撒上一片莼菜种子。爷爷说,莼菜特别好成活,生长得快,可以供全家吃上一个夏天。

五月下旬,临近麦收,园子里的各种蔬菜趁着大太阳,争先恐后地生长着,一天一个样。那时,豆角的纤体长未盈尺、茄子的青皮上刚露出紫红、黄瓜的顶花仍未脱落,喝过了两三次透水的莼菜已先一步成长。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高尺余的莼菜犹如一个个青春期的大姑娘,袅袅婷婷、郁郁葱葱。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安静而热烈地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蓬勃着丰收的热望!

每晌干完农活,母亲会顺路到菜园里剥上一大把莼菜叶子。母亲告诉我,莼菜是高产菜,剥下外面长大的叶子,它还会继续生长,十多天后就可以再剥一次。母亲把莼菜叶带回家,清水洗干净,之后在案板上把叶柄和叶片切干,分别做菜。切下的绿叶,可以在中午煮面条时,随锅煮食;也可以在晚饭后用菜籽油炒一炒,配着馒头和玉米粥下饭。我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莼菜煎饼。菜叶被切成指甲盖大小,加入鸡蛋、面粉,添水拌成稀糊状。待平底锅里的菜籽油微冒青烟,便舀起一勺面糊倒入。只听到“刺啦”一声,莼菜的清香和着菜籽油的浓香,扑鼻而来。为使其受热均匀,母亲用手中的铲子,灵巧地转动着面饼。只消十多秒,底面便已焦黄,她再用铲子熟练地将面饼翻转过去,去煎另一面。一张饼一分钟左右便可出锅。刚出锅的菜饼两面焦黄、中层软糯。蘸着滴入了几滴芝麻香油的蒜汁,感觉这就是人间最美的味道、最好的食物。即便是多年以后的今天,每每忆起那时的莼菜饼,仍会口舌生津。

苏东坡说“人间有味是清欢”,夫子在青青嫩笋中吃出了旷达,吃出了闲乐。然而我们童年餐餐要吃青菜,更多是因为粮食、蔬菜匮乏造成的无奈和窘迫。好在母亲能用其用、花样翻新,将寻常的莼菜做出多种菜、多重味。母亲最拿手的是用叶柄做的“凉拌莼菜”。她先将叶柄切成条,在热水中氽至八九分熟,捞出后浸入凉水中,其后控水。在控水过程中,她会将青椒、大蒜、油炸花生放在一起捣碎,倒在控好水的莼菜上,再加入少许的香醋、白糖、生抽、芝麻香油凉拌,就是清爽可口的“凉拌莼菜”。它与新出锅的白馒头,简直是“无双绝配”。

曾记得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有过一段精彩的解说词:“无论脚步走多远,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地,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来到郑州后的二十多年,未再吃过莼菜。然而,小菜园里夏天盎然生长着的莼菜,母亲用莼菜做做的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已成为生命中一阙旖旎难忘的记忆,一缕绵长悠远的乡愁!

书人书话

“一本正经”侃西游

◆ 韩心泽

中国古今小说的知名度与认知度,估计还没有出四大名著之右的,不仅因为这四本书写得好,还因为那时候可读且可读性强的书就不多,普天之下,凡读书者都绕不开这四大名著,渐渐的不读书的乡野村夫耳闻目染、饭后闲谈的也都是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在中华大地晕染开来,慢慢变成一代代人割舍不了的共同话题,于是出现了一代代为数众多的批注和研究四大名著的专家学者。

研究者最多的无疑是红楼,概文学价值最高、文人墨客纷纷推崇之故;三国、水浒也不遑多让,三国是四才子书之首,水浒也因能让底层民众尤其是流民们有快意恩仇的爽快感而备受喜爱,更兼金圣叹等大学者加注加持,水浒研究也甚为活跃。相比之下,西游研究最落井下,虽然普通群众读西游最为轻松最易接受,而且,西游也是四大名著中唯一适合儿童读的经典,从一到寒暑假电视台就把播放西游记当作娱乐全中国儿童的重要措施,就可见其被喜爱程度,但西游记中孙悟空战斗力前后相差悬殊,早就期待着长生不老

的妖怪抓住唐僧就是不吃等“硬伤”,让不少人怀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研究有趣的西游便显得无趣。

不过,近年来,西游研究却似乎风头渐劲,网上线下纷纷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为西游的各种漏洞打补丁。比如说孙悟空前期能横冲直撞大闹天宫是天兵天将消极观望故意放水,后期孙悟空见妖就怂到处求菩萨拜佛祖搬兵求救是有背景的妖怪要自主创业不得不使出了真本领。比如说妖怪抓住唐僧就是不吃的原因金翅大鹏雕曾道出原委,是因为必须等到唐僧心平气和静整体煮熟食之方有让食者长生的功效。比如说菩提老祖明知孙悟空日后必惹事端还把筋斗云与七十二般变化私相授受,老君把偷光吃走了自己仙丹的悟空放八卦炉中却炼出了老孙一身铜筋铁骨、两只火眼金睛,如来佛祖不把悟空弄死而是压在五行山下变相保护起来等,都是佛道两家相互制衡的圈套。经过一番番回旋阐释,西游记的漏洞都变成了云遮雾罩的玄机,佛老道祖的传奇布道都成了有预谋的挖坑布局。补丁摞补

丁,一部神魔小说逐渐升级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玄之又玄、内蕴深广的“被低估”的奇书。

现代人如此解说西游,替西游开脱,吴承恩老先生泉下有知,不知道该不胜尴尬还是甚得宽慰。

与红楼、三国、水浒研究的外求历史文化资料以考据求证的方法不同,西游研究者的方法大多是怎样给书中的疑点一个解释,怎样让书中别扭的地方变得合理,卖弄的是寻章摘句内求原著以自圆其说的本事。西游世界是个贯通古今、涵盖三界的想象空间,这就留给研究者足够广阔的发挥尺度,于是各种东拉西扯的阐释没有道理也总能多少寻出些道理。有些研究成果,比如说生个儿子不像牛魔王却拥有一把和老君颇有渊源的芭蕉扇的铁扇公主,一定和老君关系不一般;比如说老君借悟空踢倒八卦炉那一脚,让两块火砖顺势落在西牛贺洲化作火焰山,是顺手在如来的势力范围安下一个据点,而如来把用来镇压悟空的五行山落在南赡部洲与西牛贺洲的分界线上,是以牙还牙,借

机在老君的势力范围内也布个棋子等,堪称奇思妙想。被捉摸出如此套路,吴承恩老先生该佩服研究者还是佩服自己?估计会照研究者脑壳上连敲三下,然后半夜三更在梦中暗授其“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之灵明大法。

但西游记就是部神魔小说啊,你能编,就得允许我扯。这不,只要你扯得头头是道,就会有读者读得津津有味。而且这些疑题释惑,解构经典也舒缓心神,还不断丰富着西游的内涵,扩张着西游的外延,无限膨胀着西游世界的虚幻宇宙,为以西游为原始素材的网络小说、网络游戏、魔幻影视的长盛不衰提供着丰富高能多维多元的滋养。至少在网络空间,西游世界越发光怪陆离,已抢夺下红楼、三国、水浒的风头。

神仙妖怪的“空”怎么填都难以说对,你姑妄说之,我姑妄听之,空空对空,最轻松,越扯越能出笑果,越扯越能感受到生活压力之外的闲逸之趣。没办法,在大众娱乐至死的刚需中,西游更容易中招成为扯淡平台。相信我们扯得有多远,西游就一定走得有多远!



鹤寿图(国画) 师行坤

聊斋闲品

旧书新读

◆ 于杭

读书人似乎都有读旧书的习惯,不论是自己过去收藏的旧书,或是旧书市场新淘来的“古本”,读起来总有一种似曾相识故人重逢的意味,同时也有一种“温故而知新”的收获。所以,这旧书新读的魅力,绝不亚于故交重逢的喜悦或品味陈酿的滋味。

当然,这值得新读的旧书往往都是经典。也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经历了多少代人反反复复的“旧读”,才成了书架上闪光的经典。

孔子的“韦编三绝”,不仅是说圣贤的勤奋,也是在说他翻“烂”了多少遍的旧书啊!所以,求知在于求新知,而新知却不排除读旧书。那些有时候看上去很平常的读本,唾弃久了也能品出新的味道来。

比如旧体诗中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是在描写草木枯荣规律中最通俗晓畅的一首,却不明白为什么用“离离”来写草。后来在反复的吟诵中遇到了《周易》中的注解,才知道“离”是“火卦”之意,“离离原上草”不是指草木茂盛,而是草燃烧成火发出的声音。“离”即是“火”,形神义兼备。也正是有了上句的“离离原上草”,才有下句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实是草来抒写自然界相生之中的规律,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诗意表述。这些感悟不是反复地旧读,是体味不出来的。

还有《论语》中《公西华侍坐》一节,那也是高中课文中的难点。上学时就有个搞不懂为什么孔子“吾与点也”,不就是答了一句似乎与治国理政毫不相干的一段话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番话乍一看起来不就是描述一幅少年春游图吗?反复读了多少遍,才会去其中与《麦田守望者》一曲同工的魅力。太平盛世之中,一群无忧无虑的少年在河里洗浴之后在麦田里放肆地奔跑,不就是理想的平民生活吗?曾点这种超越时空的理想,即使对于今天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书读百遍,其意自见。旧书新读,是如此;老曲新唱,也是如此。书对于旧读来讲,从来就没有倚老卖老的嘘头,却让读者生出一“老树春深更着花,枯木旧枝发新芽”的喜悦来。



苍溪清韵(国画) 曲春林

新书架

《龙族3:黑月之潮》:写给成年人的童话

◆ 赵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近期隆重推出修订版《龙族Ⅲ》。这是《龙族》系列继第一、二卷上市以后的又一卷新书,总计三册。时隔多年,当初的读者已经长大,但《龙族》带给他们的光亮与温暖却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弱。中国的幻想文学和青春文学可谓门类繁多,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入场后的急速扩张之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部作品涌现。但《龙族》依然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作品。这不仅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获得的赞誉及奖项,更在于它的文学品质。能够支撑一部作品火了十年却依然畅销不衰的,除却这部作品中容易被捕捉到的,诸如青春热

血的主题、细腻深沉的情感、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瑰丽温暖的语言之外,一定还有其它更为深刻的原因。同其他成长小说不同的是,《龙族》并不希望叙写主人公经受巨大的精神危机之后长大成人的故事,也无意于聚焦少年成长过程中可能经历的破碎过程,而是希望所有少年,都不必在人生的苦难之中变为一个庸常的大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龙族》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它寄希望于我们像少年一样面对世界,寻找爱与友情,并以此抵抗孤独,而不必在命运的困境和现实的琐碎之中,放任自己淹没在人群之中。

小小说

智能养老

◆ 蒋寒

坐。老石见墙上的“亲情屏幕”黑屏了,问他咋了?

老乔摇头不语。老石看他不对劲,又问:“你这是咋了?”

老乔指指喉咙,比画着嘶哑地说:“嗓子不行了。”发不出声,屋内的声控系统等于失灵,只能手动,可他好像粘在椅子上了。老石去扶他,老乔直摆手拒绝。

老石指指“黑屏”,指指他的“手表”,问他为什么不报警?

老乔面对黑屏的“亲情屏幕”,再次摇摇头,比画着嘶哑地说:“闺女那边没有信号了。”

老石上前查看了设置,没问题,笑道:“没准洋泽一家去非洲旅游了,那块贫瘠土地,大多地方没有信号,甭着急。”

老乔似乎这才释然,微微地笑了,可他忘了该做什么了。

老石走近客厅的“餐饮窗”,说:“雀巢一杯!”窗口打开,一杯热咖啡摆在台上,老石边喝边示意老乔“来点什么?”老乔依然是摇摇头。

事情发生在欣知智能养老院,有些始料不及。

老石闭目默念:“我去B座303。”眨眼间,便被隐形电梯送到了B座303门前,喊:“老乔,我是A座的老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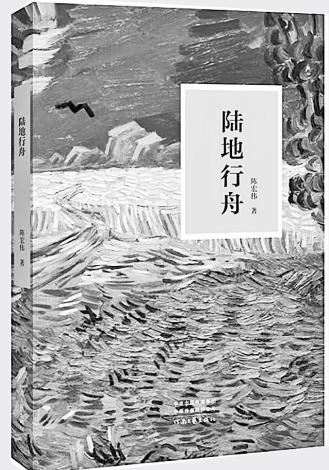
门禁显示屏随之打开,屏幕上,老乔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似乎忘了他是谁。老乔只需说声“请进”,门就会自动打开,可老乔只是嘴唇翕动,并没吭声。老乔有间歇性老年痴呆症,平时不犯病,只有悲伤的时候会犯。难道他又遇到了什么伤心事?

老乔的女儿移居加拿大,他和老伴难舍故土,在小区过得还算幸福。老伴病故后,小区成了伤心地。女儿便送他到了欣知智能养老院,不仅“见面方便”,而且随时给他买礼物,跟在身边没两样。这也是众多有钱人的养老归宿。犯病了,老乔只需轻按“手表”报警,养老院智能指挥中心就会给出提示,有机器人及时为他服务。可他并没报警,神情木然,让老石着急。

老石只好启动“应急系统”,将“手表”对准门上的“亲友码”——互加亲友码,必须征求双方子女意见,本人同意,院方备案,系统设置确认。大多是老邻居老同事,以及兴趣相投的老友,从而真正达到“抱团养老”的目的。老石和老乔以前是同事。一扫“亲友码”,门自动开了。

老石进屋,老乔招了招手,示意他

连载



郁洋心里一沉,隐山水库移民尚未搬迁的三十八户里面,就有他单位负责联系包保的一户,户主名叫马忠良,是个单身汉,其住地、耕地、林地赔偿款全部到位,安置区的新房钥匙已经交给他,可他仍然死守在港口村老房子里不愿意搬离。原因是村子里有一座几百年历史的蛇王庙,前些年

郁洋跑步过去,问:“胡组长,您的公文包真不见了?”说完又意识到问得有点多余。因为胡组长双手一摊,房门大开,像是无声地回答。他饶利的目光一直盯着郁洋的脸,充满一种不容辩驳的质疑。

“我就去查……”郁洋朝房间里瞥了一眼,转身就走,刚迈出几步又停了下来,像自己不能离开现场,他拿出手机拨打酒店副总张涌的电话。

这家花园酒店在区政府斜对面,是全区重要公务接待的定点单位。上午郁洋按照胡组长的意见,安排张涌将检查组一行的公文包分别放入他们的房间,没想到现在竟然出现这样的岔子。胡组长在走廊上的喧哗,已经惊动了一些人住的客人,有的从房间里探出头来看热闹。

郁洋将胡组长公文包丢失的情况向张涌说了一遍,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她自己不能离开现场,他无奈才说:“郁主任,我按照您的吩咐,想将他们的公文包一一送到房间里去,但他们检查团随行的孙秘书不同意,不让服务生碰他们的公文包,是孙秘书自己拿到房间的。”郁洋挂了电话,刚想跟胡组长解

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房间里跑了出来,手托着一只棕色公文包送给胡组长。

郁洋认出是孙秘书,中午吃饭时他俩聊座。

孙秘书说:“公文包拿到我房间里了,刚才午餐之后才分给大家,怕打扰您休息,您的包就放在我那儿……”

胡组长似乎并不以为然,说:“我要查看酒店的监控,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偷看我的包!”

郁洋终于无法压抑心里的怒火,气得浑身战栗,他清清楚楚地说:“胡组长,您可以查监控,如果查到偷看了您的包,可以对我就地免职。”

胡组长的眉梢挑了几挑,用审视的目光看了郁洋几眼,像是处于将要爆发前的寂静。然而,一阵粗重的呼吸之后,他反倒平复下来,用手指了指郁洋,怪笑着说:“你就算看我的包也没用,明天早上出发之前,我才会临时抽签公布检查点。”说完从孙秘书手里接过公文包,转身走向房间,“嘭”的一声关上了。

孙秘书冲郁洋笑了笑,表情里含着一抔抱歉的意味。

“他以为我很卑鄙。”郁洋故意用了“卑鄙”这个词,而且加重语气。

别人家整个猪圈,钻个水井,挖个粪坑,菜园里搭个棚子,都可以赔钱,我盖了一座蛇王庙,反倒不赔,你摸着良心说,有这个理吗?”郁洋掏出移民安置手册,指着赔偿目录说:“人家这些都在省移民局制定的赔偿明细里面,但蛇王庙是个例外,移民局没有这项预算,庙宇不属于个人资产。况且,就算最后用村组的统筹资金解决,也要集体协商嘛!”马忠良“呸”地呸了一口:“露馅了吧,我就知道你们跟村干部是一伙的!”几次谈话均不欢而散,郁洋带去的烟酒也被马忠良挡在门外。

郁洋略一思忖,觉得王区长不参加下午的汇报会,在台风来临前的关键时刻奔赴灾区,显然体现了更高层次的政治智慧。“郭书记汇报吗?他的讲话稿……”胡洋疑惑地问。

“不是郭书记汇报。”徐主任语气很轻,却透出纠正郁洋口误的意味,“是郭书记代王区长汇报,自然还用王区长的讲稿。”

郁洋感到有点没趣,徐主任说话滴水不漏,可能只是职业使然,并无他意,他听上去却有点刺耳。在机关,就像身处一个永恒的幽暗未明的世界,任何时候都会带给人一种未曾感受的新感觉。况且,不在于徐主任怎么

说,关键是检查组的人怎么会想。上午确定会议议程时还说王区长汇报,现在突然变卦,难保检查组的人会不会有想法。

郁洋走出会议室,给单位的副手陈清打电话:“你现在放下手里的事儿,立即开车赶到库区,找指挥部的宋主任,向他汇报马忠良的情况,让他与村支书赵太谋一道给马忠良做工作。今晚有暴雨,要确保马忠良的生命安全。”

陈清问:“为啥这么急?我马上就到场了!”

郁洋压低声音说:“会场你别来,王区长已经去了库区,估计要在移民指挥部开现场办公会,解决还未搬迁的三十八户移民问题。你要在王区长面前露脸,让他知道我们作为包保单位正在一线加紧做工作,丝毫没有马虎松懈!”

“噢,问题是王区长既然在库区指挥部,宋主任肯定顾不上协调马忠良的事情啊!”陈清说。

郁洋想了想说:“实在不行你先给马忠良咬个牙印,答应给他赔偿就是了,前提是尽快撤离库区,赔偿的事情以后再谈。”

“明白了,陈清挂了电话。”